

## ◆凡人素描

## 陪读的最后一个春天

明前茶

为了陪读，好友徐曼去年此时去了南通海门。为了让儿子夯实基础，拥有冲击重点高校的实力，徐曼不仅让儿子在升入高二时转学去海门借读，更在儿子高三那年停下生意，亲自前往海门陪读。她在离学校步行不到五分钟的地方租了一间民房，置办了锅碗瓢盆。杂货店的老板很有意思，直言不讳地告诉她，包括烧水壶，打汁机，电蒸锅在内的九成商品大概就能使用一年。“质量太好也没什么必要，而且也不吉利，好像您还要在这儿抱窝复读似的。”

完全以孩子的起居为核心，安排自己的时间，这样的生活令徐曼多少感觉压抑和单调。她对我说：“如今我真成了家长群中的‘三等妈妈’，每天就是等孩子上学放学，等孩子吃饭洗澡，等孩子大考小考出分，感觉自己彻头彻尾沦为保姆管家，被拘束在这只有50平米的出租房里。我的天地，就收窄成这么一点点，每天就是围着菜场、学校、家打转转。”半年陪读，她把带到海门的20多本书都看完了，连年轻时死活都看不下去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也看完了，有些章节还不止看了一遍。等书都看完之后，苏中平原上的早春也到来了，左邻右舍，几十位陪读妈妈都面露焦虑，因为，一次又一次的考前大练兵，真枪实弹的模拟考试要开始了。孩子的全区排名、全市排名，主宰了妈妈们的喜怒哀乐。左右邻居有大人哭诉、孩子顶嘴的声音，有大人央求、孩子焦躁怒吼的声音，还有大人车轱辘唠叨、孩子恼火讥刺的声音，声声入耳，徐曼感觉自己就像身处于初中语文课本中的口技现场，就像书中所说“凡所应有，无所不有。虽人有百手，手有百指，不能指其一端；人有百口，口有百舌，不能名其一处也。”

徐曼努力压制着心头的焦躁，牢记先生在视频中的嘱托：“孩子有孩子的前路，我们有我们的。孩子好好念书，不是为了偿还我们的付出。他很快就会奔赴自己的人生。你不妨找到自己的兴趣点，尽可能把这陪读的最后一学期过好。”徐曼先生还说：“很多国外青年，在本科或研究生毕业后，不急找工作，而是空出一年，走走看看，想清楚未来的方向。你也可以把陪读的这一年视为空档年。”

这句话让徐曼真有醍醐灌顶之感。她意识到，如果自己在这一年也有所长进，未来回想儿子高三这一年，滋味将更好。说干就干，徐曼开始带着自己的单反相机，拍摄周围湿地公园的草长莺飞、日落日出、鸟类聚集，以及笼罩在薄雾中的老建筑。对摄影技术的钻研，让她很快忘了陪读生活的漫长与单调，她的作品，有些还在摄影杂志与报纸上发表，这大大鼓舞了她。她透过镜头，回看这一年儿子与同辈少年惊心动魄的成长，看他们的挑灯苦读、激昂晨跑，看他们一面排着核酸长队，一面拿着语文书或英语词汇书念念有词。

儿子这一系列成长的必由之路，她是亲历者，也是旁观者，她每天提醒自己，要谨慎介入儿子的选择，给他足够的释放情绪和整理思维的空间，不要把一家人的期待，都一股脑儿搁置在他的肩膀上。儿子一出门上课，就是十个小时，徐曼就换上一身迷彩服，在空旷无人处拍摄。看到她找到自己的兴趣点，不再对自己的功课围追堵截，儿子显然松了一口气，也逐渐松动防备，愿意向妈妈吐露真实想法。

这一天，徐曼谈到捕捉水鸟动态的拍摄经验，顺势提醒儿子，要对已经做了几十遍的题型保持警觉心，“一旦你的思维自动化了，那就危险了，因为一旦题目有设定上的小变化，你就会把球打飞。”儿子看上去似听非听。忽然，在他跨出门槛的那一刻，他退了回来，向徐曼张开双臂。徐曼控制住小小的吃惊，任他轻抱一下，便快速放开了他。儿子已经长到了1米83，下巴刚好抵到她的头顶，徐曼意识到，这是何其珍贵的一年，儿子一旦考上大学，与妈妈的朝夕相处，也将到尾声。正是这一年，她从一名随手拍拍的业余摄影爱好者，变成了儿子向伙伴炫耀的“我家的摄影大师”。她会怀念自己中年时期的“空档年”，她会怀念这一年风霜雨雪，怀念海门大地上的色彩、气



味、光线，就像普鲁斯特怀念他的小马德兰点心一样。

因为，成长的滋味，最是令人难忘。

## ◆流年碎影

## 粮票

黄娟

我家保存有几个老物件，其中之一是装在铁皮盒里的粮票。

粮票对现在许多年轻人来说是个陌生的名词，但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，粮票记载着一段异常艰难的岁月。

粮票是1953年开始发行的。那时的新中国一穷二白，百废待新。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，国家实行计划供给制，即“票证经济”，如粮证、煤证、粮票、油票、布票、肉票、豆腐票等……听父母说，各类票证都有定额定量的规定：大人月口粮是30斤（上学孩子月口粮28斤），布票是3尺，肉是半斤，糖是2两，肥皂是半块等。

粮票有多种之分：全国粮票、省粮票、地方粮票。地方粮票只能在当地使用，省粮票只能在该省使用，出了省就必须换成全国粮票。全国粮票面额有半市斤、壹市斤、叁市斤、伍市斤等；安徽省



图为当年的票证（作者供图）

粮票面额有壹市两、贰市两、半市斤、壹市斤、叁市斤、拾市斤等；安庆市粮票面额有伍市两、壹市斤、贰市斤、肆市斤、拾市斤、叁拾市斤等。

到了1993年，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，粮油实现敞开供应，票证终于完成历史使命，粮票已成为那个特殊年代的记忆。

我出生在1970年代末，脑海里对粮票仍

有印象。依稀记得上学时买什么都要凭票，在特定条件下，粮票的价值等同于人民币，特别是全国粮票，属硬通货。没钱买零食，粮票也可以兑换买到。买肉包子，一个一两粮票、五分钱，馄饨二两粮票、八分钱一碗，大饼油条贰两粮票、八分钱。母亲用节省下来的粮票，换过鸡蛋，换过铝盆铁锅；父亲出差前，总拿着粮证去粮站兑换粮票，以便旅途上用……

如今我们出门甚至不用带钱包，手机装上支付宝，就能完成支付。几十年之间，生活真是天翻地覆。

## ◆逝者追忆

## 你的从容

罗秋娟

还记得，就是在这碧草青青的山坡上，大约五岁的我随着你，参加过人生第一场追悼会。那是为村里某位有名望的老太太举办的一场葬礼。我根本不认识那个老太太。看到你哭，我也哭，为一个陌生人的死亡哭了一场。

而今，气候这样暖，你选择的地方向阳又可以远眺，真的很好啊。

是在你快五十岁的时候才认识你的。我参与的，是你的日渐衰老日渐安静的晚年生活。你由于失怙而颠沛流离的早年经历怎样伤痛？你从金神街上作为赵家大小姐嫁到一贫如洗的张家的时候，究竟对这个白衫飘飘潇洒不羁的男人怀着怎样的心情？为什么我看见你的时候，你总是那么坦然、淡定，仿佛那沉默的瘦小的身躯里，蕴含着无穷的力量？你最终养大了两儿两女，操过多少心思、受过多少委屈？

太晚了，我已经无法去解开这些谜题了。说到委屈，想起如今您那年近古稀的大女儿——我的母亲，她在年轻时有过一句当时在我听来震惊的话：“会受气的人，都会一个人受。”

我十分诧异——受气竟然还要分会受气和不会受气吗？“那不会受气的呢？”

“不会受气，自然是十个人受。”母亲这样回答。

时至今日，我也没有问过母亲，她那执着坦然面对多舛命运的坚韧骨力，究竟有几分像你？

在我的老家柯庄，母亲曾走过怎样艰难的岁月，我多少是清楚的。祖父母早逝，父亲年轻时只顾读书，不理世故人情，活脱脱一个明清小说里走出来的白面书生。这样一个儒生，如何独立顶门立户，面对弱肉强食

的最底层社会的倾轧？那是一班大字不识的野蛮农夫，三句话说不完就要动手的莽汉，他们是为了生存资源日夜争夺的庄稼人，家家刚刚分田到户，家家有一群张口吃饭的儿女，他们的“野蛮”我完全可以理解。父亲尚有一份工资，母亲从嫁过来就失去了工人身份，一双白嫩的手从此要浸泡在秧田泥水里。据闻刚结婚的时候，他们夫妇二人还常常秀恩爱，在打谷场上来一段男女对唱《天仙配》。自从我有记忆开始，劳作的艰辛、村邻间因水利田亩资源的匮乏随时引发的争斗，弄得母亲常常日夜不安，更不提邻居常常因一颗蒜、一件衣的小事寻衅滋事，弄得鸡飞狗跳。

所有这些，你知道吗？

我反正是没有见过母亲向你诉苦。你也只是在农忙时节，忙完了自家的事，才过来帮忙两天。毕竟还有小儿小女，也要靠曹庄两亩田呢！可能是做母亲的天性吧，小小的我于是经常跟着你，跟着你去农田，去菜园，去宽阔的塘边洗衣，去隔着两条河埂的河东做客。

我如今已是不惑之年。许多事情本来好像已经明了，却总是想再问问你。这个春天，是被新冠疫情打乱秩序的第三个春天了。三年来，随着病毒乱了节奏的，有太多的人和事。即便渺小如我，无论愿不愿意，当我的生活、我的孩子面对慌乱时，我无法保持你和母亲曾经的镇定。

婆，这依然清清爽亮的人间五月啊，莺啼宛转，花儿有多香，草儿有多鲜美，你是无法体会了；这人世间的慌乱，你也无法体会。我虽然也有慌乱，但我仍然会想你，想你的从容，想你的爱。